

피아노

「韩」孙永穆／著

钢琴别恋

韩国经典名剧，荣获 2001 年度韩国全年收视冠军

热映令韩国举境万人空巷；同感人间挚爱真情。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争相上映，即将掀起热播狂潮。剧情跌宕、情感纠结、偶像演绎、感人至深。

2.645



中国盲文出版社

最受观众喜爱的经典韩剧

1312.645/3

피아노

钢琴别恋

〔韩〕孙永穆 著



最受观众喜爱的经典韩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琴别恋/(韩)孙永穆著.黄胜;孙娜译.-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1

ISBN 7-5002-1818-4

I. 钢… II. ①金… ②黄… ③孙…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200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2-6271 号

피아노 by Kim Kyu Hoan

Copyright © 2002 by Kim Kyu Hoa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SECOTech Co.,
LTD., Seoul, Korea

All rights reserved(중국어판 종이책 출판권의 독점권한 소유)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oi
Ho Yeon through SECOTech Co., LTD.

钢琴别恋

著 者:孙永穆(韩)

出版发行: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100072

电 话:(010)83891765

印 刷:中国文联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10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02-1818-4/I·293

定 价:22.00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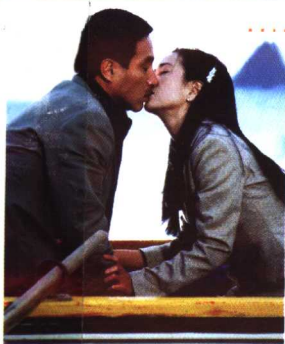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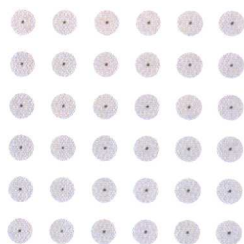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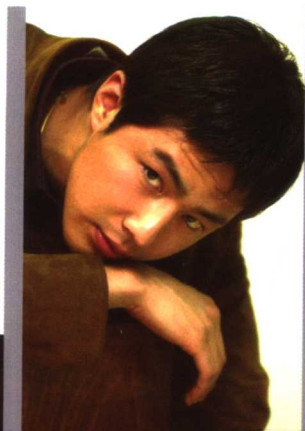


韩国经典名剧，荣获 2001 年度韩国全年收视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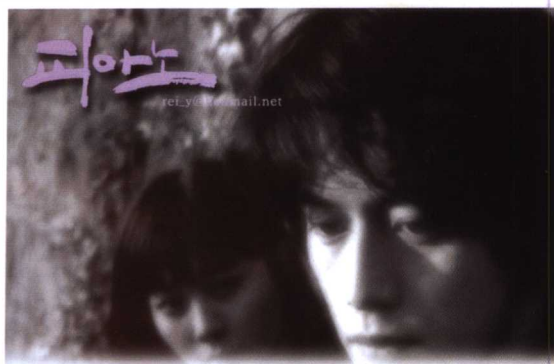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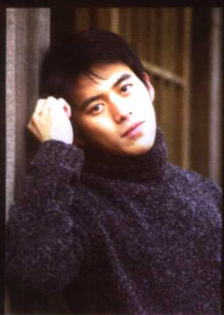
热映令韩国举境万人空巷；同感人间挚爱真情。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争相上映，即将掀起热播狂潮。剧情跌宕、情感纠结、偶像演绎、感人至深。

시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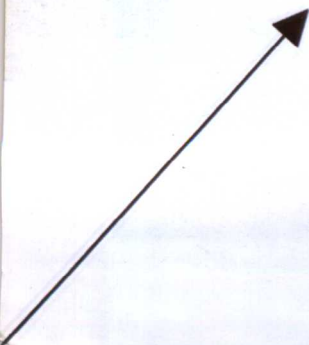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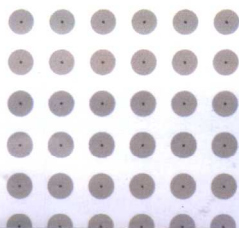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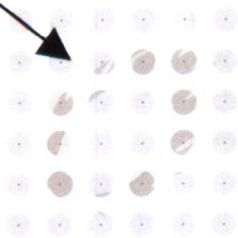
HANLIULAIXI



피아노







GAINGUQII



楔子

只是一种理解
让我们彼此走近
或许我们原本不应该相爱
一个是天上的云彩
一个是地面的河流
我们怎么能够走到一起来呢
梦想啊
现实啊
是那样的遥远
但是我们有一颗真心在
有了真心，再冷的天气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来
不要让自己独自感慨

说爱 是披着沙巾的月亮在天街流淌

有人说爱情是一种幸福，有人说爱情是一种痛苦，然而到底什么叫做爱情呢？恐怕在这个世界谁也不能够将它说得清楚，或许所谓的爱情就是爱情吧！

从汉城开往釜山的快速列车在急驶着，窗外那有些苍桑的景色就像是一幅幅的幻灯片从窗前掠过，就在靠近窗户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小孩，他们看起来像是对父子，那个小男孩已经随着车厢震颤睡熟了，可是不管怎么着，这对父子看起来却让人觉得有些别扭。特别是那位父亲，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看上去就让人觉得有些难受。

是的，现在这位父亲的心里就像是被油煎炸一样的难受。他叫韩仁冠，是釜山码头一家社团的成员，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黑社会分子。这个黑社会分子好像在这段时间内倒霉透了，一些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在他的身上发生着：起先是老大朴学志被捕、自己成了老大；再接下来那个叛徒毒蛇回来了，将他从老大的位子上踢了下来，并且将他赶出了帮会。这并不算什么，毒蛇仿佛要将他至于死地一样，他在釜山完全没有办法再混下去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城的一个阿姨给他打来了电话，说让他上汉城去。在听到这个



消息之后，他都快要疯了，认为自己从此过后又是前途光明了。可是，哪知道他并没有摆脱这种窘境，却多了一个儿子出来，这个儿子就是现在他旁边熟睡的那个小孩。

“儿子！”韩仁冠凄惨地笑了一声，他真的觉得这些事情有些好笑，自己竟然有儿子。也就是在他将这个小孩从阿姨家领回来的时候，他就决定要甩掉这个孩子。原因很简单，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有什么能力能够养活一个小孩子呢？他在汉城的时候就干过几次了，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能够将这个小孩甩掉。他看了眼仿佛在自己身边熟睡的小男孩，心想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将这个小孩子甩掉。

韩仁冠想着的时候，向窗外看去，这条路线，他走了多次，他知道火车马上就要在一个小站停下了，那是他扔掉这个小孩子的最佳时机。于是，他便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个流氓并非是丧尽天良的家伙，临走之前，他没有忘记给这个孩子留下一点儿钱，也就是在他刚想要将钱放进小男孩挂在眼前的钱包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小孩子的钱比他还要多。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他并没有将钱放进去，却从那个钱包里抽了一些钱出来。就在他做完了这一切的事情，火车也在站台上停下了，他便很快地就跑下了火车。

从火车上下来的韩仁冠仿佛就像是扔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一样，感到非常轻松。可是就在这列火车将要启动的时候，韩仁冠在心中升起了异样的感觉。他忍不住跑到窗前再一次看那个可怜的小孩子一眼，毕竟那是他亲生的儿子。

一双带着种异样的目光透过那玻璃朝他看来。那是一个女人的目光，目光中没有指责和唾骂，只有鼓励，那是一双充满了爱的双眼……

韩仁冠的心就像是被针刺中了一样，他猛然间放弃了抛弃儿子的念头，又重新爬上了将要驶向釜山的列车，那双眼睛也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头……

17/04/5



枯黄的叶子

相遇过的女人

韩仁冠躺在床上，就像是条死鱼一样，连动都懒得动一下。他感觉到此时的自己就像是在荒原上迷途的羔羊，已经完全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了，就连想想明天该怎么办的勇气都快没有了。

“哎！我该怎么办呢？”韩仁冠在心里哀叹着。

在秀，也就是他的儿子，那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蹲在韩仁冠的身边一句话也没有说，静静地玩弄着手上的东西，他的头垂得很低。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紧接着门被打开了一条缝，房东老头儿那张长满皱纹的脸探了进来。他一眼就看见了躺在床上像懒猪样的韩仁冠，轻轻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猛地将门拉开走了进来。

韩仁冠躺在床上，只是懒懒地翻转了一下身子，看了房东老头一眼，便转过脸继续像刚才那样躺着。



房东老头儿火了，几步就走到韩仁冠的跟前，说：“都这么大的一个人了，一天到晚就知道睡，我真的不知道你除了睡觉还能够干什么！”

韩仁冠侧过脸望着房东，一副无奈的神情。他好像对房东老头儿这样的唠叨已经不怎么满意了，不耐烦地说道：“你说什么呢？不就是房租吗？过几天我就给你。”

“什么？你说什么？过几天给我，过几天你就有钱了吗？你实话对我说，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交房租了！”房东老头儿看着韩仁冠说道。

“知道了，你就再宽限我两天吧！”韩仁冠一脸的苦相，像是在哀求一般。

房东老头儿看了看韩仁冠，又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在秀，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哎！如果我不是看到在秀可怜的份上，我真想把你给赶出去。你知道在秀知道你已經很长时间没有交房租了，今天拿着以前他奶奶给他的零花钱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韩仁冠莫名其妙地看着房东老头儿。

“他对我说，伯伯，我知道我爸爸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缴房租了，我希望伯伯不要将我们赶出去，这是奶奶给我的零花钱，我现在给你；我想剩下的我爸爸很快就能给你的，我相信我爸爸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他现在正在努力着呢。”房东老头儿说完，感到心里一阵酸酸的，朝韩仁冠瞧了过去。

韩仁冠避开了房东老头的目光，头垂得很低。

“哎！”房东老头儿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我真的不知



道，你一个大人难道连小孩都比不上吗？”

韩仁冠心中一震，抬头看了房东老头儿一眼，他的嘴唇蠕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房东老头儿再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白了韩仁冠一眼，便无奈地转身朝外走去，嘴里还不住地唠叨着：“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混蛋怎么会有这么乖的一个儿子，我甚至怀疑这个儿子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韩仁冠猛地从床上蹦了起来，几乎是咆哮着冲着房东老头儿的背影喊道：“你说什么！你跟我说什么？”

房东老头儿转过身，冷冷地看着韩仁冠说：“我是说，在秀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子！”

“你……”韩仁冠气得说不出话来，断断续续地说，“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知道吗他不是我的儿子，那么，你告诉我他是谁的儿子？”

房东老头儿看着暴跳如雷的韩仁冠，不屑一顾地撇了撇嘴说：“他真是你的儿子吗？你一天到晚就只知道睡觉，连管都不管他。就连别人打了他，你也懒得去管，你就是这样做父亲的吗？”

韩仁冠愣了，睁大双眼看着房东老头儿，好像是在问：“你说什么？”

房东老头儿看着呆若木鸡的韩仁冠，他不想再和这个一天到晚只知道睡觉的废物再多说些什么：“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去问你的儿子在秀好啦！”

房东老头儿说完便叹着气、摇着脑袋走了，好像是为在秀摊上了这样一个父亲感到忧伤。

韩仁冠愣愣地站在那儿，望着房东老头儿的身影足足有好几分钟，他的脑海中无数的念头在旋转着。猛然间，他走到了静静坐着的在秀身旁。

在秀清楚地听见了房东老头儿和爸爸所说的话，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好像是害怕爸爸责备他不应该和别人打架。

“在秀！”韩仁冠叫道。

在秀的头垂得更低。

“在秀，把你的头抬起来，让我看看。”韩仁冠说道。

在秀拿眼角的余光瞟了韩仁冠一眼，脑袋垂得更低了。

韩仁冠见到在秀这样的举动，意识到房东老头儿跟他说的是真的。他仍然小声地劝着在秀，希望在秀把头抬起来，让他看看那张受伤的脸。

在秀并没有将头抬起来，反而垂得越来越低。

韩仁冠仿佛失掉了耐心，他用手托住了在秀的下巴，大声地说道：“我叫你把头抬起来，你听到没有！”

在秀一摔脖子挣脱韩仁冠的手，将脸抬了起来，直直地盯着韩仁冠瞧着。他的眼神中满是委屈，眼里噙满了晶莹的泪水。

脸，韩仁冠见到的是在秀那张带着几道血痕的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告诉我是谁干的，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打我的儿子！”韩仁冠像是疯了一样问着在秀。

在秀像是被韩仁冠吓着似的，他避开韩仁冠的目光，



头垂得更低了。

韩仁冠拉过在秀，看着在秀那张受伤的脸，心中感到有些伤感：“在秀，告诉我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他为什么要打你？”

在秀没有回答。

韩仁冠看着在秀脸上的伤痕，见到在秀的眼角处高高地肿起，说道：“还好，没有伤着眼睛，你快告诉我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他们为什么要打你，爸爸帮你出气。”

在秀却像是个闷葫芦一样。

韩仁冠有些急了，说：“在秀你快告诉我好不好，我都快急死啦！”

在秀看着韩仁冠那幅着急的模样，吞吞吐吐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在秀正和一群小朋友在公园里等着玩滑梯，突然间传来了一阵吵闹声。随着小伙伴们，在秀也来到了滑板的下面。他抬头向上看去，只见滑梯上一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男孩儿正揪着一个比他年龄小的男孩儿吼叫着，好像是要让那个小男孩儿让开，他自己要玩。小男孩儿像是被吓着了，只是一个劲的哭泣。那个男孩子好像有些不耐烦了，他冲着小男孩儿骂道：“你听见了没有，我让你让开！”并且抬起了手，准备要打他。

在秀在下面看着，一急便冲了上去，止住了那个男孩。

男孩子愣了，他想不到半路上竟然会杀出个程咬金来，于是他便直直地看着这个多管闲事的人。